

# 火把节取火

◎胡德明

彝人敬畏太阳，尊崇火种。祖辈相传，火焰拥有净化万物的力量。在彝人传统观念中，家中持续燃烧的旧火，能够带走一年里侵扰人们的病痛、田间的虫害，以及各类灾殃；新采集的火种，则象征着生机复苏、万物重获新生。村寨里的长辈常会讲述远古的故事：从前深山虫害肆虐，地里庄稼眼看就要绝收，勇敢的

先民挺身而出，引来天火，扑灭害虫，保住了整片村寨的收成。各地村寨流传的故事细节各有不同，但乡亲们期盼村寨安宁、五谷丰登的心愿，从来都是一样的。从前群山阻隔，先民依靠土地谋生，收成完全依赖天时，抵御天灾的办法有限，大家便将阖家平安、庄稼丰收的念想寄托在圣火之上。这份朴素的心愿，跨越漫长岁月，一直保留至今。

依照先辈定下的规矩，火把节首日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祭火、采集新火。

到了农历六月二十三，村寨里家家户户主动熄灭火塘里燃烧许久的旧火。这一举动自有深意，代表着与过往所有不顺、阴霾挥手告别。乡亲们清扫院落，整理农具，静心等候次日登上山顶祭坛，迎接全新的火种。不少年轻人心存疑惑：如今随处都能买到火柴、打火机，何必耗费气力，坚持沿用原始方式取火。但在老一辈族人看来，依靠现代器物引燃的火焰，缺少与天地自然相通的灵气。圣火必须依托山石草木，依靠撞击或摩擦催生，才算洁净纯粹，以此表达对天地的敬畏，缅怀历代先祖。

清晨，山间薄雾缭绕，乡亲们结伴向山顶祭火坛走去。毕摩整理好经书与法器，走在队伍最前方。祭坛上整齐摆放着谷物、肉食等祭品，所有人静静等候吉时到来。各地取火的方式略有不同：部分村寨用火镰敲击燧石，迸发火星；还有不少村落依旧坚守钻木取火的古法。无论选用哪一种方式，都需要火草、干苔藓这类干燥柔软的天然物料承接火星。取火者大多是体魄强健之人，他们沉下心凝神操作。起初只有零星微弱的火星忽明忽暗，要顺利引燃火草并不容易。在场众人静静伫立，没有人高声喧哗，生怕打破仪式固有的肃穆。

细小火星稳稳粘在火草上，一缕青烟缓缓升起，微弱的火苗慢慢舒展，人群之中悄然生出欣喜之情。毕摩捧着经书，缓缓诵读《取火经》，悠长的诵经声在山谷间回荡，祷告山川大地，缅怀历代先祖。第一支蒿草火把承接圣火后高高举起，那一刻，山间所有喧嚣仿佛都静了下来。这一簇小小的火苗，是整个火把节的开端，也是彝人心中无可替代的精神寄托。

仪式结束后便是分火。由专人小心翼翼地护持圣火，奔赴各个村寨，将火种传递到每一户人家。村民接过火种，重新点燃自家火塘。不少人举着火把沿着田埂慢慢前行，让火光轻轻拂过田间禾苗，期盼驱除虫

害，守护一年收成。我见过许多老人小心护着手中火把，舍不得火苗过快燃尽。对他们而言，火把不只是节庆物件，更是先民在艰苦山林生活中的精神依靠。

祭火仪式落幕，火把节迎来第二天，这也是节日氛围最为浓厚的时刻。山野处处生机盎然，斗牛、摔跤、赛马轮番上演，青年男女结伴起舞。朵洛荷舞步舒缓柔和，达体舞一圈接着一圈，他们身上的银饰相互碰撞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。夜幕降临，人们举着无数火把从各家院落走出，一条条火龙游走在山坡河谷之间，远远望去，如同星河坠落群山。耳边欢声笑语不断，可我心里清楚，眼前所有热闹的根源，正是清晨祭坛上那簇来之不易的火种。

到了第三日，便是送火的环节。大家将即将燃尽的火把集中放置在河边或山间空地，举行简朴的仪式，寓意送走各类灾祸，让所有不如意随着烟火消散。喧闹渐渐平复，各家亲人团聚一处，围坐在火塘边聚餐，品尝坨坨肉，闲谈日常琐事。祭火、狂欢、送火，三天仪式一环扣一环，蕴藏着彝人敬畏自然、顺应时节的生存智慧。

这些年我走访了不少彝家聚居区，各个村寨火把节的细节不尽相同。取火时辰、祭坛选址、捆扎火把的选材各有差别，但“辞旧火、取新火”这一核心习俗，始终没有改变。火把大多选用蒿草、松枝捆扎，松脂饱满的木柴燃烧持久，寓意往后日子红火兴旺。毕摩主持仪轨、古法采集火种、圣火逐户传递，这些代代传承的流程，并未随时代变迁而消散。

岁月不停向前，如今农耕生产条件持续改善，人们早已不用依靠火把驱赶田间害虫。古老仪式依旧被一代代人用心守护。我时常静心思索：众人不辞辛劳登上神山，等候一簇圣火，真正追寻的究竟是什么。这一团火焰，承载的不只是驱邪祈福的心愿，更是一个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根基。火种生生不息，如同彝人的血脉代代延续。火塘温暖每户族人，圣火联结整片村寨，将散落在群山之间的乡亲紧紧凝聚在一起。

有人看待这类传统，习惯简单地贴上旧俗的标签。可当我亲身站在祭火坛旁，亲眼看见燧石撞击迸出第一点星火，听见山谷间回荡的诵经声，才真切体会到这项习俗的厚重分量。它并非虚无缥缈的精神寄托，而是往昔身居深山的先民在艰苦岁月里求得的精神支撑。一簇圣火，藏着庄稼人期盼丰收的心愿，藏着普通人向往安稳生活的朴素追求。

每逢临近火把节，往年参与祭火仪式的画面总会浮现在脑海之中。山顶祭坛上跳动的圣火、田埂上蜿蜒流动的火龙、火塘边促膝闲谈的乡亲，一幕幕景象，全都围绕一簇火种缓缓铺展。燧石相撞，星火初生；薪火相传，绵延群山。只要还有人愿意奔赴神山采集新火，愿意将古老传说讲给后辈聆听，彝山的圣火便会长久燃烧，永不熄灭。

## 泸定的龙門子

◎马国忠

进农家，必得先穿过龙門子。门外多是水泥或沥青铺就的入户路，不甚宽敞，两旁的龙門子便显得格外亲近，几乎要亲昵地碰在一起，唯留一缕阳光从缝隙间洒下，明明灭灭地落在人肩头。站在龙門子口仰脸望去，眼前便会豁然开朗，瀑布般丰沛的阳光倾泻而来，照亮院坝的每一个角落。微风滑下门楣，满庭芬芳，几片叶子从树上飘落，像麻雀般在院内跳动。这里便是泸定民居的心，是整个庭院得以自由呼吸的所在。龙門子因此便有了生命，一方小院，也就此有了诗意。疲劳与喧嚣被隔在龙門子外，清静与温柔被紧紧包裹，这一方不大的天地被龙門子安安静静地守着，成了家中的一片风水宝地。

龙門子是泸定民居的建筑文化符号，有登龙門、跳龙門之奋发向上的美好寓意。龙門子早期为泥墙竹门，如今在泸定乡间旧房多为砖柱木门，新建房多为水泥柱、大理石贴面配以藤蔓状铁艺雕花大门。据德威镇堡子村的老人讲，看一个家庭的气象，先得看龙門子。龙門子建得好，阳光便能挤进来，明堂自然开阔，得以藏风聚气；院内若再有一两棵向阳而生的树木，更能吐纳天地灵气，增添盎然生机。阳光、树木，这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。

一处小院，一座龙門子，里面是实实在在的烟火生活。最美的日子，往往就从这龙門子开始，一座好的龙門子，让欢声笑语、锅碗瓢盆、柴米油盐都有了安稳的归宿。从田边透过龙門子望进去，正房大门内一片幽深，隐约勾勒出家具模糊的轮廓。那便是堂屋，既是客厅，也是居住的核心，楼上楼下、左右厢房都围绕着它铺展。院内有自来水，白天，主妇们在这里洗衣、择菜，或是分拣着刚摘下的水果、刚刨出的土豆。夜晚，家人围坐院中，修理农具，喝茶谈天，闲话家常。到了收获的季节，这院坝就是翻晒粮食及花椒干果的好地方。

泸定人本就是枕着山睡的，乡村人家，也都安在山的褶皱与延伸带上。大渡河时缓时急，一河分两岸。村民建房，多以背山面河为佳，龙門子自然也循此理，但依地势向南向北者亦颇多。条条通村路、入户路，将民居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，也把一幢幢龙門子连在一起。山、河赋予了村民灵性，也塑造着他们的民俗风貌，男人的脸庞刻着二郎山的峻峭挺拔，女人的眉眼间藏着大渡河的温婉柔媚。临山的人家，门前房后往往就是成片的花椒林、苹果林、核桃林或佛手柑林，或多种林果兼有。风从林间拂过，荡开一层层绿色的涟漪。有山歌声从果林里响起，清脆而高亢；村民们在一层层台地里忙活，隔着田坎拉着家常，笑语顺着山风撞出阵阵暖意。

风，是这两岸的常客。它从河谷来，掠过大渡河水面，温润而清凉，拂过每家的龙門子，带着花草的芬芳。云，是这里的伴客。它从蜿蜒的山脊而来，洁白而柔媚，将龙門子轻轻地拥入怀抱。夜晚，大渡河时而低吟，时而浅唱，像母亲温柔的催眠曲，哄着两岸的村落沉沉入睡。

如今，现代物流车早已取代了背夫的脚步，二维码代替了铜钱的叮当，高速公路代替了茶马古道。时代变化太快，泸定乡村的高楼如雨后春笋，一夜之间便能拔地而起，龙門子便千姿百态地伫立在绿树掩映的阡陌间。在村庄里缓缓穿行，暮色渐浓，细碎的脚步声在龙門子前悠悠回响。一盏盏灯火渐次亮起，那一幢幢洋溢着天伦之乐的楼房里，有一座座龙門子守护着的完整而自足的世界。



甘子日報  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人文

2026年8月14日 星期五  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  
版式设计：边强

6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 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 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 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

五色海

【第1204期】